



警世小說

聖湖艷影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聖湖艷影

卷一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警世小說 聖湖豔影目錄

卷一

第一回

返故國良朋談心事

入花叢名士種情根

第二回

看戲文幕地遇知交

吃花酒良宵開夜宴

第三回

看梳頭簾下印深情

因轉局筵前吃乾醋

第四回

慧舌靈心片言解薄怒

酸風妬雨醋海再興波

卷二

第五回

唱小曲談笑帶絳絳

吃大菜纏綿傾肺腑

第六回

王雲鵬醉心風月場

江淦秋得意永和里

第七回 諧好事平康選夢 見書信蜚語驚心

第八回 好事多折磨點金乏術 相思纏疾病醫藥無靈

卷三

第九回 聞祕事淦秋初失意 鑒前車心甫勸良朋

第十回 因望火好意成仇 初跳槽新知如故

第十一回 悲身世從良初定議 趁風流儉局患沉疴

第十二回 聆妙曲知音逢名士 看戲文無意遇秋娘

卷四

第十三回 諧好事舅母感深情 翻成局書生重友誼

第十四回 吳大少悔娶沈靜芳 金老鴛怒逐魏子向

第十五回 管瑾侯卑躬屈節

金素蘭棄舊憐新

第十六回 德都統倚紅偎翠

秦公子問柳尋花

卷五

第十七回 老幕友花枝思獨占

佳公子人月喜雙圓

第十八回 當筵說笑話卽景生情

半夜掉搶花偷天換日

第十九回 沈仲梅喜結三笑緣

賈鏡龍賭吃雙檯酒

第二十回 假公義快報私仇

貪虛名竟受實禍

卷六

第二十一回 爭口舌燕咤與鶯嗔

奪房間風酸又雨妬

第二十二回 大解圍徐季結新交

小爭風賈方繼舊義

第二十三回

歌舞聲中風波突起

溫柔鄉裏妬念全消

第二十四回

停差委家庭革命

重義氣朋友贈金

卷七

第二十五回

意外緣心心喜相印

箇中事處處好難猜

第二十六回

石望谿瞞妻再娶妻

江淦秋有妾還置妾

第二十七回

蔡玉英魂歸離恨天

錢寶珠願作賠錢貨

第二十八回

露破綻忽翻成局

漏消息遠避他鄉

卷八

第二十九回

有限黃金難填慾海

不堪白眼長謝花叢

第三十回

享豔福喜結花葉緣

殺風景驚破鴛鴦夢

第三十一回

悽慘慘生離如死別

意綿綿忘舊又憐新

第三十二回

設祖餞快游西子湖

赴遠行暫結瓜山夢

警世
小說
聖湖豔影
卷之一

第一回 返故國良朋談心事 入花叢名士種情根

懺悔生著

却說浙江杭州武林門外。離城三十里。土名瓜山。又名拱宸橋。自中日戰役之後。闢爲通商場。變荆棘叢爲繁華地。雖非十里洋場。却也異常熱鬧。與蘇州之青陽地。不相上下。一班墜鞭公子。走馬王孫。不惜身家性命。拼命往嫖。到得後來。不是身敗名裂。就是傾家蕩產。始悔愛河失足。然已不及記者。游戲花叢十載。備嘗個中滋味。凡眼簾所見。耳鼓所聞。均足發人深省。因一一筆之於書。欲閱者知嫖爲人生最不可犯之事。惕然有所警懼。那就不負記者的一番苦心了。聞文少表書歸正傳。却說杭州城內。有一王姓廩生。生平迷信風水。頑固異常。兒子雲鵬。却是開通人物。十五歲在府中學。

堂讀書。十七歲進了一名秀才。當時出洋游學之風甚盛。雲鵬外感時事。內念身世。因亦慨然動念。然苦於資斧不足。乃婉言商之於父。王鵬生聞得兒子欲出洋游學。已甚驚怒。此刻又見兒子來問他拿錢。不禁大罵道。畜生在家安享飯食。那樣不足爲甚麼。忽然要到外國去。而且出洋的人通是那。一班不安本分的子弟。平日一無學問。不過借此作終南捷徑。以便回國時獵取功名。汝既進學。只要好好用功。上靠祖宗積德。下憑本身命運。何患功名不就。如聽我言。可早早死了這條心。倘執定己見。我也由你自去。但是要我一個錢。却萬萬不能。雲鵬聽了。敢怒而不敢言。沒奈何只得求他母親。幸他的娘却甚賢慧。遂給了雲鵬一百五十元。雲鵬大喜。略略的部署行裝。拜辭父母。動身去了。那王鵬生見雲鵬居然有了動身盤費。心內甚爲詫異。然苦於無從打聽。也只得罷了。且說雲鵬到了上海。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改了洋裝。附輪到日本東京。進宏文學校肄業。不辭勞苦。竭力用功。不料過了兩三個多月。忽然害起胃病來了。多方醫治。病雖稍好。那帶來的一百五十元頭。早

已用盡學費膳費。一無所出。屢次寫信回家。求他父親設法。無奈王廬生並不相信。說他有甚麼病。不過借此騙我的錢罷了。我決不寄錢與他。聽他死在外國。做個異域孤魂。所以接了雲鵬幾十封信。他總置之不覆。雲鵬既愁且恨。復患咯血。不上二月。把一個虎一般健的人。變成瘦怯怯的書生了。幸虧同鄉之中。有一沈姓名仲梅的。生平極有肝膽。此時正欲歸國。見雲鵬病甚沉重。便竭力勸他同歸。雲鵬道。我非不知歸國爲妙。然經費無出。說也徒然。仲梅便問他缺少若干款項。雲鵬道。約在百元左右。仲梅道。這個我尚能效力。便從身邊取出八十元日幣。交與雲鵬。囑他速速料理。後天就要動身。雲鵬謝了又謝。便將各事料理清楚。於中曆二月初三日。同着仲梅歸國。在路行程無話。到了上海。並不耽擱。卽附輪返杭。雲鵬到了家內。靜養了一個多月。病就漸漸的好起來了。一日有一個朋友。姓江名淦秋。的來請雲鵬到拱宸橋看戲。却好沈仲梅在座。雲鵬便邀他同往。三人到得城外。天色尙早。淦秋道。我們何不到堂子裏去走走。仲梅道。我是和尚拜丈母。第一遭諸事全仗指。

教。淦秋笑道。何必客氣。當下三人走進新永和里。見一家門口。掛着黑漆金字招牌。上寫姑蘇金素蘭金墨蘭書寓。淦秋便走了進去。客堂上坐着幾個相幫。叫道。江老爺來。只見一個半老佳人。從廂房內走出來道。淦秋到樓上去坐罷。便引着三人到樓上坐下。就見一個倌人來敬瓜子。并請教二人尊姓。二人答了。淦秋對二人說道。這位就是金墨蘭先生。又指着一個身長面白的娘姨道。這位就是金素貞小姐。雲鵬聽了。便細細的打量那墨蘭一番。見他生得黑漆漆的一頭頭髮水汪汪的一雙眼睛。身材雖覺矮小。骨格却甚娉婷。看罷。暗想道。堂子裏的人生得果然不錯。無論面貌如何。總有一種動人的態度。仲梅見雲鵬對着墨蘭呆看。便取笑他道。雲鵬目灼灼的待怎地。雲鵬聽說很有些不好意思。正欲對答。忽見一個倌人穿著一身白紡綢衫褲。一雙小腳不過三寸多些。玉笋淺波金蓮貼地。比墨蘭的覺得還要小些。盈盈鳳目。淡淡蛾眉。嬌小玲瓏。別具一種楚楚可人之致。笑嘻嘻的走進房來道。江老爺長遠不見了。淦秋亦笑道。素蘭這幾日黃大少來不來。素蘭搖搖頭。

淦秋指着雲鵬笑道。我今日同來的這個王大少。你看看比你的那個黃大少如何。素蘭聽說回轉身來。一看却與雲鵬打了一個照面。笑了一笑。也不言語。雲鵬初觀色界。見了墨蘭。已覺把握不住。此刻見素蘭更比墨蘭出色。方才那一個轉身幾步路兒。轉得甚是娉婷。走得十分圓轉。好似那天桃蕩影。楊柳當風。不禁色授魂與起來。又怕仲梅同他取笑。便走到榻牀上靠着。看淦秋吸煙。淦秋道。我今天請你們吃酒。你歡喜吃甚麼菜。雲鵬道。我們既屬知己。何必費事。淦秋道。我是借花獻佛。並非專誠爲你們而設。不必客氣。雲鵬道。既如此。請仲梅點兩樣菜罷。仲梅道。初次相逢。怎好叨擾。況且未諳此間規矩。如何點菜。還是請淦秋兄自己來罷。淦秋道。你們真真客氣。我自己來寫就是了。便走到檯子邊。提着筆。寫起鴛落的寫了兩張。交與素貞道。這是吃夜飯的。即刻送來。這是吃的菜。要清爽。等戲館散了送來。素貞答應。拿着走到樓下去了。素蘭問仲梅道。你的頭髮用甚麼東西搯的。如此的光亮。仲梅道。天天拿油搯。自然亮了。雲鵬接口道。他的頭髮不但極亮而且極。

香素蘭聽說便走到仲梅身邊將頭髮聞了一聞道果真香的這種油可是在上海買的麼仲梅道是從外國帶回來的素蘭道現在你還有麼仲梅道還有十幾瓶在家內你如喜歡我改天送你幾瓶素蘭道謝謝你仲梅道這個算得甚麼淦秋笑道這個自然算不了甚麼歇幾天這位沈大少送你吃外國物事那時再謝未遲素蘭紅著臉口中咕嚕道狗嘴裏生不出象牙來你這張嘴總歸沒有好話的淦秋笑道你不要發急我以後再不開口何如正在調笑見相幫的上來點了保險燈素貞便在中間桌上擺了三付杯筷問相幫的道什麼菜還不來相幫的道快就送來了不多一會菜已送來三人坐下素蘭姊妹坐在旁邊斟酒雲鵬心內高興便連飲了數杯仲梅道雲鵬少吃點不要吃醉了看不來戲雲鵬道你不要如此小看我你敢與我浮十大白麼仲梅道有何不敢雲鵬道既如此可拿大杯來仲梅道這個杯子也不算小了就是這個罷當下二人就一杯一杯的喝起來淦秋也陪了幾杯仲梅此時很有些酒意見素蘭坐在那邊翹起金蓮攔著膝上細細的結束了一

回札縛得瘦。若纖錐。峭如菱角。又立起身來。走到著衣鏡邊。理了一理頭髮。又取出一個小小的牙梳來。把前劉海梳了一梳。對著鏡子。徘徊顧影。了半晌。仲梅便不知不覺的脫口叫一聲好。素蘭斜了仲梅一眼。道。我是不好的。請你包涵點。淦秋道。素蘭的功架。委實不錯。休說拱宸橋像你。這樣身段的。很少。就是上海地方。也找不出幾個。素蘭笑道。你們不要瞎說。我要到樓下吃飯去了。說罷。就急急的走下樓去了。雲鵬道。我們也可以吃飯了。墨蘭道。再請寬用幾杯。雲鵬道。再吃下去。真個要不能去看戲了。淦秋便叫。拿上飯來。三人吃畢。淦秋就急忙的靠在榻上吃煙。雲鵬笑向仲梅道。個中風味如何。仲梅道。好是好的。可惜那葉兒太長了些。不然却有一齣戲文。好做雲鵬便問。可做何戲。仲梅道。三矮奇聞。雲鵬大笑。淦秋正在打煙。笑得將煙鎗放下一只手。摸著肚皮。一只手指著仲梅。說不出話來。恰好素蘭捧著一支煙筒。走進房內。見淦秋如此樣子。便問他們爲甚好笑。淦秋經他一問。再對他們姊妹一看。想起方才的說話。又忍不住哄然大笑起來。素蘭心內愈加疑惑。使

轉過身來問他。二人雲鵬忍著笑將仲梅方才的說話告訴了他。素蘭姊妹便趕過來要撕仲梅的嘴。仲梅連忙立起身來對著素蘭姊妹深深的打了一個恭道。不知說些甚麼。且看下文便知。

第二回

看戲文幕地遇知交

吃花酒良宵開夜宴

且說沈仲梅因素蘭姊妹要撕他的嘴。便立起身來對著他們深深的打了一個恭道。方才失口亂道。多多冒犯。如今在此賠禮了千萬恕罪。說著又打一恭。素蘭瞪了他一眼。將身子背轉過去。雲鵬見淦秋煙已吃畢。便催他們道。不要說笑了。我們去看戲罷。淦秋煙道。你們二位先請。我同素蘭舉蘭就來。仲梅聽了。便同著雲鵬走出永和里。竟到二馬路天仙戲園來。案目見他二人均是洋裝。不敢怠慢。便斜著身子引他們走進園裏。這個時候。正桌上已經擠滿二人舉目看時。還有一個包廂空著。却是末包。仲梅問案目道。我要包一間末二包。可以騰出來麼。案目彎背躬身滿面添花的道。二位在此少待。我去商量商量。叫他們騰出來就是了。說罷便急急的去了。不多一會。果然讓了一間

末二包出來。那案目便請二人上樓坐下。送上戲單。二人看時。見戲目上排著王二喜的獨木關。金鎖玉的珍珠衫。陳永龍的大興梁山。檯上已經做到王二奎的六部會審。六部會審做完。便是王二喜的獨木關。這個王二喜是拱宸橋著名的武生。檯容既好。武工也很過得去。這齣獨木關。又是他的拿手好戲。幾句搖板。唱得悲壯蒼涼。到那鎗挑安殿寶的一段。更爲出色。二人稱賞不已。獨木關演畢。就是金鎖玉的珍珠衫。手羅一響。金鎖玉穿著一身豔服。婷婷嫋嫋的走到當場。生得骨格玲瓏。丰神妍麗。纖腰約素。比玉樹之臨風。粉面凝脂。如芙渠之出水。那態度神情。也不像什麼男扮女。粧。竟是逼真的一位大家閨秀。二人正看得出神。忽然有個人走進包箱來。道雲鵬。仲梅。你們二位什麼時候到的。二人回頭一看。恰是在東京極要好的朋友。此番一起歸國的。姓錢名心甫。連忙含笑讓坐。雲鵬道。心甫。你如何跑到拱宸橋來。心甫道。拱宸橋只准你們頑。就不准我頑。麼。我因在家無事。到外面騎馬。舒舒筋骨。不知不覺的到了此地。因今夜戲文甚好。所以就不進城去。我在正桌。

上早已望見你們遠遠的看不真切。因此跑到樓上來。看不料果然是你們兩個。究竟你們何以忽然跑出城來。二人便將淦秋邀他們出城看戲的原由告訴了他。心甫道。原來如此。淦秋何以不見仲梅。道他尙在金素蘭家就要來的心甫道。長三架子太大。鎗花太多。不如么二堂子直直爽爽的。可以隨心所欲。我所以寧取法乎下。雲鵬笑道。如此說來。你到是一位實行家。失敬失敬。正在說笑。忽見案目引著素蘭姊妹同淦秋進來。淦秋見了心甫。詫異道。你這麼來的。真是奇遇。心甫道。我知道你們出城。所以趕出來的。淦秋問他如何知道的。仲梅道。不要聽他瞎說。他獨自一個在正桌上看戲。見了我們走上來的。也是不期而遇。此時金鑲玉的珍珠衫已經做完。就是陳永龍的大興梁山。陳永龍剛剛出場。就聽得樓上樓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采。轟然震耳。倒把衆人嚇了一驚。仲梅看那陳永龍穿著一身簇新的盔甲。揔著一把金背大砍刀。雄糾糾氣昂昂的走上場來。檯容果然不錯。武工也很出色。那混戰的一場舞動大刀。異常勇猛。被擒的一段。從五只檯上翻將下來。身段